

东野圭吾

圣女的救济

这件案子的手法只在理论上可行，
现实中几乎无法做到，更绝难破解。

南海出版公司

圣女的救濟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女的救济 / [日] 东野圭吾著；袁斌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1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8564-3

I . ①圣… II . ①东… ②袁… III .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3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6-170

SEIJO NO KYUSAII by HIGASHINO Keigo

Copyright © 2008 by HIGASHINO Keig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Japan,2008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圣女的救济

[日] 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拼图绘图 少年吴大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564-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1

花盆里的三色堇开出好几朵小小的花。土看起来已经干了，却没给鲜艳的花瓣蒙上丝毫阴霾。小花并不惊艳，却让人感觉到生命的顽强。绫音透过玻璃门望着阳台，心想：一会儿也该给其他几盆浇浇水了。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她的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绫音转过身，莞尔一笑。“听到了，怎么可能没听到。”

“既然听到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双腿修长的义孝坐在沙发上，换了换跷腿的姿势。虽然已经穿不上紧身裤了，但他有时间去健身房的时候，还是特别注重腰腿的锻炼强度，以免长出过多的赘肉。

“刚才发呆了。”

“发呆？这可不像你。”义孝挑了挑一侧修剪整齐的眉毛，说道。

“因为有些吃惊嘛。”

“是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人生规划吧？”

“这个嘛，我想应该还算得上了解吧。”

“你想说什么？”义孝歪着头问，若无其事的表情似乎表明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绫音不清楚义孝是否在故作轻松，她叹了口气，再次盯着义孝清秀的面庞说：“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什么？”

“当然是……孩子了。”

义孝听后不屑地苦笑了一下，看了看别处后将目光转回到绫音身上。“你刚才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

“就是因为听了才问你的。”绫音瞪着义孝。

义孝也恢复了一本正经的神色，缓缓点了点头。“很重要，这是我一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孩子，婚姻就失去它本身的意义了。所谓男女之间的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消亡殆尽。男人和女人，结婚后首先成为丈夫和妻子，之后生下孩子，再成为父亲和母亲，唯有到了那时彼此才能成为一生的伴侣，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只是这样。”

义孝摇了摇头。“我就是这么想的，不但坚信，而且不想改变自己的信念。既然改变不了信念，那这种得子无望的日子，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绫音有些头痛，按了按太阳穴。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听到这样一番话。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吧：生不了孩子的女人跟废物没两样，所以不如趁早甩开，换一个能生孩子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你这话说得可真够难听的。”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也许是因为绫音的语气变强硬了，义孝挺直脊背，双眉紧锁，略为犹豫地点了点头。“随你怎么说，总之我向来都很重视自己的人生规

划，为了实现它，可以不顾一切。”

绫音不由得撇了撇嘴，当然她并非真心想笑。“‘重视人生规划’……你还真是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呢，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它。”

“绫音，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想要的不是都得到了吗？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也不妨直说，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你就别庸人自扰了，还是考虑一下新生活吧。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绫音不再看他，目光转向了墙壁。墙上挂着一幅一米宽的挂毯，这是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用从英国订购的布料缝制而成的，别具一格。

别说是义孝了，生儿育女也曾是绫音的梦想，她不知许过多少次愿，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护着日渐隆起的小腹，坐在摇椅上缝制拼布。

但天不遂人愿，绫音没被赋予那种能力。后来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因为她坚信，即便没有孩子，自己也能与义孝相亲相爱地生活下去。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尽管对你而言或许根本就微不足道。”

“什么事？”

绫音转身面对着他，深深吸了口气。“你对我的爱呢？你爱我吗？”

义孝猝不及防，缩起了脖子。片刻之后，先前的笑容在他唇边复苏了。“我当然爱你，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丝毫改变。”

在绫音听来，义孝的话就如同弥天大谎一般荒唐可笑。但她还是微微笑了笑，她别无选择。“那就好。”

“走吧。”义孝转身向房门走去。

绫音跟在他身后，目光落到了梳妆台上。她想起了藏在梳妆台右

侧最下层抽屉里的白色粉末。那些粉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袋口被紧紧地扎住。

看来只能靠那些粉末了，她心想，因为前方已经看不到光明。

绫音怔怔地望着义孝的背影，心中默默地喊了一声“老公”。

我是发自内心地深爱着你呀，正因如此，你刚才那些话杀死了我的心，所以请你也去死吧……

2

看到真柴夫妇从二楼走下来，若山宏美就知道有事发生。他们两人都面带笑容，但这笑容明显是故意挤出来的。特别是绫音，尤其给人一种强颜欢笑的感觉。宏美忍住了，没有点破，直觉告诉她，此刻多嘴会起破坏作用。

“久等了，猪饲有没有打过电话？”义孝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生硬。

“刚才给我打过手机，说是五分钟后到。”

“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过会儿开瓶香槟庆祝吧。”

“我来吧。”绫音说道，“宏美，麻烦你摆杯子。”

“好的。”

“我也来帮忙吧。”

看着绫音走进厨房后，宏美打开了立在墙边的酒杯橱柜。她曾经听人说过，眼前这件复古家具价值近三百万日元，当然了，放在里面的东西也都是高档货。她小心翼翼地拿出三个巴卡拉牌^① 笛形香槟酒杯

^① 法国奢侈品品牌 Baccarat，以各类水晶制品而闻名。

和两个威尼斯玻璃^①香槟酒杯。真柴家习惯让主宾使用威尼斯玻璃酒杯。

在供八人围坐的餐桌上，义孝铺了五个餐垫，他对这种家庭聚会已经习以为常。宏美也已经掌握了布置的顺序，在义孝铺好的餐垫上摆好酒杯。

厨房里传出哗哗的水声。

“您和老师说了些什么？”宏美小声问。

“没什么。”义孝回答时没有看她。

“说了吗？”

义孝这才抬头看着她。“说什么？”

正当宏美打算开口的时候，门铃响了。

“客人到了！”义孝冲着厨房大喊。

“不好意思，我现在手头正忙着。老公，麻烦你去开一下门吧。”
绫音回答。

义孝应了一声，走向墙边的对讲机。

十分钟后，所有人齐聚在餐桌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在宏美看来，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很清楚自己该摆出怎样的表情，才不会破坏这欢快祥和的气氛。她时常会想，该怎么做才能掌握好其中的分寸，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宏美很清楚，真柴绫音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融入这种氛围中的。

“绫音做的菜还是这么美味可口，一般人可是很难把泡鱼酱的汁收得这么好啊。”猪饲由希子往嘴里送了一块鱼肉，出声赞道，她向来负责扮演对每道菜大加赞赏的角色。

^①意大利威尼斯的穆拉诺岛生产的色彩斑斓的玻璃工艺品，曾是十二世纪玻璃高档品的代名词。

“而你就只会买现成的。”由希子的丈夫猪饲达彦在一旁说道。

“你这话可不公道啊，我有时也会自己动手做的。”

“就只是绿紫苏酱好不好？你这人不管做什么菜，都会弄点那玩意儿进去的。”

“不行吗？不是挺好吃的吗？”

“我就很喜欢绿紫苏酱。”说这话的是绫音。

“就是，而且还有利于健康呢。”

“绫音，你可别整天护着她。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她会往牛排上抹绿紫苏酱的。”

“哎呀，那肯定好吃。下次我来试试看好了。”

由希子的一句话把众人都逗乐了，猪饲则满面愁容。

猪饲达彦是多家公司的法律顾问，真柴义孝的公司也在其中，不过在义孝这家公司，猪饲不仅担任顾问，据说还相当积极地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听说猪饲与义孝在大学里参加过同一个社团。

猪饲从冷酒器中拿出酒瓶，打算为宏美倒酒。

“啊，我就不必了。”宏美用手遮住了杯口。

“不是吧？我记得你挺喜欢喝酒的啊！”

“喜欢是挺喜欢的，不过还是不必了。谢谢您的好意。”

猪饲有些不解地点了点头，把白葡萄酒倒进义孝的酒杯中。

“身体不舒服吗？”绫音问。

“不，没事。只是最近常有朋友约我去喝酒，喝得有点太多了，所以……”

“年轻就是好啊。”猪饲给绫音也倒上酒后，瞟了一眼身旁的妻子，把酒瓶贴近了自己的酒杯，“由希子最近也需要禁酒，今晚幸好有你

陪她。”

“禁酒？”义孝停下握着餐叉的手，“果然还是得忌口啊。”

“是啊，毕竟她的乳汁是婴儿的营养来源啊。”猪饲晃动着酒杯说道，“乳汁掺了酒精总归不好。”

“那你还得忍多久啊？”义孝问由希子。

“这个嘛，听大夫说，估计得忍一年吧。”

“是一年半吧？”猪饲说，“就算忍两年也是应该的，不不，你不如干脆把酒戒了吧，怎么样？”

“我说你啊，今后很多年我都得辛苦养育孩子，如果连喜欢的酒也不让我喝，日子可怎么挨啊。还是说，你甘愿替我带孩子？如果这样我倒也会考虑一下。”

“好了好了，一年之后，不管是啤酒还是葡萄酒，任由你喝就是了，不过记得适可而止。”

由希子嘟着嘴说了句“我知道啦”，立刻恢复了笑颜，一脸幸福。似乎就连刚才和丈夫的拌嘴，对如今的她而言，都是件快乐无比的事。

由希子在两个月前顺利产下一子，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第一个孩子。猪饲达彦今年四十二岁，由希子也已经三十五岁了。“安全上垒”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今晚的这场聚会，就是由义孝提议、绫音动手准备、为庆祝猪饲夫妇喜得贵子而举办的。

“孩子今晚交给令尊令堂照看吗？”义孝来回看着猪饲夫妇。

猪饲点头。“二老劲头十足，说他们保证能照看好孩子，让我们今晚好好放松一下。这种时候，父母住在身边就会方便很多。”

“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呢。婆婆她实在是太宠孩子了，

朋友们都说，孩子哭一两声很正常，没必要大惊小怪的。”由希子皱起眉头说道。

宏美看到由希子的酒杯依然空着，站起身来。“我去拿点水吧。”

“冰箱里有矿泉水，你拿一瓶过来。”绫音说。

宏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这是一台容积五百升的对开门大冰箱，门后摆着一长排矿泉水。她拿出一瓶，关上冰箱门，回到自己座位上正准备坐下时，目光与绫音相会。绫音动了动嘴唇，向她说谢谢。

“孩子出生后，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少变化吧？”义孝问。

“除了工作外，日常生活都围着孩子转。”猪饲说。

“这也没办法，而且工作也变得不同了吧？孩子出生让父母有了责任感，反而比以前更有干劲儿了吧？”

“这倒也是。”

绫音接过宏美手中的矿泉水瓶，开始倒水，嘴角浮现起一丝浅笑。

“对了，你们怎么样啊？是不是也该要个孩子了？”猪饲看看义孝，又看看绫音，“你们俩结婚也有一年了，差不多该厌倦二人世界了吧？”

“老公，”由希子轻轻拍了拍丈夫的手臂，“你就别多话了。”

“不过话说回来，人各有志啊。”猪饲挤出一丝微笑，一口喝尽杯中的酒后转向宏美，“宏美，你怎么样？不过我这可不是在问煞风景的问题，我是说教室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吧？”

“嗯，还行吧。不过还是有许多不大明白的地方。”

“你基本上都交给宏美管了？”由希子问绫音。

绫音点点头。“如今我都已经没什么可教宏美的了。”

“挺厉害的嘛。”由希子一脸钦佩地望着宏美。

宏美动了动嘴角，低下了头。其实猪饲夫妇也未必对宏美的事多

么感兴趣，或许只是不想冷落这个夹在他们两家之间的女孩。

“对了，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们。”说着，绫音起身从沙发背后拿过来一个大纸袋，“就是这个。”

由希子看到里边的东西后，双手捂嘴，发出了夸张的惊叹声。

这是一件用拼布做成的床罩，只是比普通的床罩要小得多。“我想把它送给你们做婴儿床的床罩。”绫音说，“等孩子不睡婴儿床之后，你们就拿它做挂毯好了。”

“真漂亮！谢谢你，绫音。”由希子一脸感动万分的样子，紧紧地握着拼布一角，“我们会好好珍惜它的，真是太感谢了。”

“这真是一件很棒的作品，是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吧？”猪饲把目光转向宏美，像是在征询她的意见。

“半年左右？”宏美不太确定地看向绫音。对于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宏美也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了解。

“到底用了多久做好的呢？”绫音歪着脑袋回忆，“不过只要你们喜欢，就再好不过了。”

“我们当然很开心。真的是送给我们的吗？老公你知道吗，这东西在外边卖得可贵了，更何况还是三田绫音的作品。在银座的展销会上，类似的单人床罩能卖到一百万元呢！”

猪饲睁大眼睛，惊叹不已，脸上流露出一种没想到拼剪一下布头弄出来的东西竟然如此值钱的表情。

“绫音下了不少功夫。”义孝说，“我在家休息的时候，也常常看见她坐在那边的沙发上做针线活儿，一坐就是一整天，真的很厉害。”说着，他朝起居室的沙发努了努下巴。

“幸好赶上了。”绫音笑眯眯地轻声说道。

用完餐后，两位男士坐到沙发上，打算再喝一杯威士忌。由希子说想喝咖啡，于是宏美起身朝厨房走去。

“咖啡我来弄吧。宏美，冰箱里有冰块，你去拿些让他们兑酒吧。”绫音说着拧开水龙头，往水壶里接水。

等宏美用托盘端着兑酒用的器具回到起居室时，猪饲夫妇的话题已经转移到庭院园艺上了。真柴家的庭院在照明设计上花了一番心思，即便夜里也能够观赏到院子里的盆栽。

“要照管这么多花草盆栽，也挺辛苦的吧。”猪饲说。

“我也不太清楚，都是绫音在打理。二楼的阳台也放着几盆呢，每天都看见她起劲儿地给这些花草浇水。应该挺辛苦的，但她本人似乎乐在其中，估计是打心底里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吧。”看来义孝对这一话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宏美清楚其实义孝对大自然和植物一类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

看到绫音端着三杯咖啡走了过来，宏美连忙开始兑酒。

晚上十一点刚过，猪饲夫妇准备告辞回家。

“承蒙款待，还送了如此精美的礼物给我们，感觉挺过意不去的。”猪饲起身说道，“下次请去我家坐坐，不过话说回来，整天忙着照顾孩子，家里乱得一塌糊涂。”

“过两天我就收拾。”由希子碰了碰丈夫的腰，朝绫音笑着说，“欢迎去我们家看看小王子，他的脸长得就跟大福饼似的。”

“一定。”绫音答应道。

宏美也准备回家了，她决定和猪饲夫妇一起走。猪饲说要叫辆出租车，把她送回家。

“宏美，从明天起我要外出几天。”宏美正在玄关穿鞋时，耳边传

来绫音的声音。

“明天起就是三天连休了啊，你要去旅行吗？”由希子问。

“不是，我有点事要回娘家几天。”

“回娘家？札幌吗？”

绫音笑着点了点头。“我父亲最近生病了，我回去看看。不过似乎倒也没什么大碍。”

“的确让人挺担心的。绫音在这种时候还帮我们庆祝，真是不好意思啊。”猪饲摸着头说道。

绫音摇摇头。“不必在意，这不算什么。宏美，有什么事就打我手机吧。”

“您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好说……”绫音侧了侧头，“定了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的。”

宏美朝义孝瞥了一眼，可他正望着别的地方。

离开真柴家走上大路之后，猪饲叫了一辆出租车。最先下车的宏美最后一个坐进车里。

“我们是不是聊孩子的事聊得有点多了？”出租车还没开出多远，由希子便问道。

“怎么啦？没关系吧。他们这次就是特意庆祝我们生了孩子啊。”坐在副驾驶席上的猪饲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我们表现得不够体贴，他们不是一直很想要个孩子吗？”

“以前是听真柴这么说过。”

“会不会还是生不出来啊？宏美，你有没有听说什么？”

“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说。”

“是吗……”由希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失望。宏美心想，或许他们夫妇是打算从我这里套话，才装好心要送我回家的吧。

第二天，宏美像往常一样，早上九点准时离开家门，前往位于代官山的“杏黄小屋”。杏黄小屋是一间拼布教室，由公寓的一个房间改造而成。当初开办教室的人是绫音，现有的二十几个学生也都是冲着能学到三田绫音亲自传授的技艺而来的。

宏美走出公寓的电梯，在教室门前看到了绫音和她身旁的行李箱。绫音看到宏美，微微笑了笑。

“您怎么来了？”

“没什么大事。我想把它暂时交给你保管。”说着，绫音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宏美。

“这是……”

“是我家的钥匙。就像昨天跟你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有点担心家里的安全。所以就想，还是暂时交给你保管。”

“啊……是这样啊。”

“不愿意？”

“不，倒也不是不愿意……老师，您自己带钥匙了吗？”

“不用担心我。快回家的时候我会提前联系你，就算到时候你不方便，等到晚上我丈夫也就回家了。”

“既然这样，那我就替您保管了。”

“有劳了。”绫音抬起宏美的手，把钥匙放在她手心，又蜷上她的手指，让她紧紧地握住，然后道了声“再见”，便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宏美望着绫音的背影，不由得喊道：“老师！”

绫音停下脚步。“什么事？”

“没什么，您路上多保重。”

“谢谢。”绫音轻轻挥了挥空着的那只手，再次迈开步子。

这一天，拼布教室的教学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一整天里，学生一批批来，一批批走，宏美忙得都没时间歇口气。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她感到肩膀和脖子酸疼得厉害。

就在宏美收拾完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手机响了。她看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电话是义孝打来的。

他一开口就问：“今天的教学已经结束了吧？”

“刚刚结束。”

“哦，我现在正和人一起吃饭，吃完了就回去。你先去我家吧。”

他的话中没有丝毫迟疑，令宏美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怎么，你不方便？”

“倒也没什么，只不过……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想你也知道她最近一段时间是不会回家的。”

宏美怔怔地望着身旁的包，里面就装着今早刚接过来的钥匙。

“而且，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他说。

“说什么？”

“见了面再说。我九点钟回家，你来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说完，他立刻挂断了电话。

在一家以意大利面闻名的餐厅吃过晚餐之后，宏美给义孝打了电话。义孝已经到家了，催促宏美赶紧过去，听他口气，似乎兴致不错。

坐在出租车里前往真柴家的路上，宏美厌恶起自己来，一方面她